



.572

9-2

在烈火中永生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罗广斌 刘德彬 杨益言著



在烈火中永生

罗广斌 刘德彬 楊益言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9年·北京

在烈火中永生

罗广斌 刘德彬 杨益言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8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2 3/8印张 2插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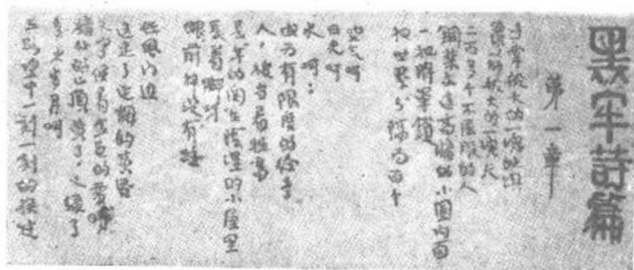
1959年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200,001—300,000 定价(4)0.22元

白公館集中營



渣滓洞集中營



被囚的革命者，把棉花燒焦，用水調成墨汁，
用竹籤作筆，寫成的“黑牢詩篇”。



蔣美特務在渣滓洞集中營
山坡上設的崗亭



美制手鐐



焚燒后的渣滓洞
集中营男牢房

冲出牢房后，牺牲在
高牆下的烈士尸体



松林坡被害者的屍體



楊虎城將軍的屍體

被屠殺的成人和孩子



目 次

在黑色的山谷里.....	3
魔窟.....	6
考驗.....	8
意志在閃光.....	14
日光、空气、水及其它.....	21
“監獄之花”的誕生.....	30
追悼会.....	32
挺进报.....	43
“望窗外已是新春”.....	53
鐵窗里.....	59
坚强的人.....	63
最后的时间.....	66

目 次

在黑色的山谷里.....	3
魔窟.....	6
考驗.....	8
意志在閃光.....	14
日光、空气、水及其它.....	21
“監獄之花”的誕生.....	30
追悼会.....	32
挺进报.....	43
“望窗外已是新春”.....	53
铁窗里.....	59
坚强的人.....	63
最后的时刻.....	66



1948年，我們被国民党軍統特务机关逮捕，囚禁在重庆“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”集中营里。在那暗无天日的魔窟里，我們曾亲眼看到許多革命先烈和敌人英勇斗争的事迹，听到无数革命前辈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，日夜讲述着动人心弦的斗争故事。十年过去了，革命先烈們赤胆忠心、坚贞不屈的革命品质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至今回忆起来，仍然历历在目。

写在这里的，仅是记忆中的几个片断。

在黑色的山谷里

在这里，許多人都曾經有过同样的遭遇：眼睛罩上布套，戴上了手铐，从黑牢房拖出来，又被塞进什么地方似的。一会儿，引擎开动起来，囚車开始颠簸着出发了。

崎嶇的山路，震蕩得头脑昏沉沉的。走了很久，陡然一連几个急转弯，近处响起了粗犷的竹梆声：“梆梆！梆梆！”接着这声音“梆梆！梆梆……”的响起了奇特而令人恐怖的声音。
梆梆！

接着，迎着强烈的光线，举目四顧，仿佛到了另一个

世界。銀白色的手銬上，深刻着“MADE IN U.S.A.”的字迹。薄霧迷漫着山野，黑黝黝的山峰一個連着一個。一大群碉堡嚴密的監視着山谷中間的一片高牆。

被押向高牆方向走去，邁過一道又一道黑漆鐵門，在一間滿挂着帶血的刑具的辦公室里，特務們給每個人編上號碼，並且厲聲宣布：“記住自己的號碼，這就是你的名字。在這裡，絕對禁止用自己的姓名！不得和任何人交談，違者嚴厲懲處！”所有的桌椅上遍塗着“中美所”的記號。這一切，仿佛都是秘密，深怕誰會打聽出來似的。

再穿過一道高牆的黑門，裡面是一個不大的院埧。回頭看去，碉堡群就在高牆的上面，機槍正對着院埧里的每一個角落。院埧的一邊是一棟男牢房，樓上樓下盡是密密麻麻的牢門，一共是十六間獄室；一邊是一排平房，兩間女獄室。院埧里空曠沉寂，只有三三兩兩的特務在穿梭巡邏，牢門口簇擁着一張張倔強的面孔，低低地唱着自己心愛的歌，迎接着新來的人。

我們是天生的叛逆者，
我們要把這顛倒的乾坤扭轉，
我們要把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！
今天，我們坐牢了，
坐牢又有什麼稀罕！
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，
我們愿，愿把這牢底坐穿！

几百个革命者被囚禁在这偏僻的山谷里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些什么样的人呢？……当人们被塞进这个山谷的牢房时，迎着无数张倔强的微笑的面孔，很自然地会想起这一连串的问题。

反动派害怕自己的罪恶被人民知道，因此，他们绞尽脑汁，要使这里的一切都是绝对机密的。1941年，歌乐山上的“国立第六中学”，有四个山东籍的流亡学生，没钱搭车，徒步进城时，误入这个山谷，立刻被逮捕起来。经过严刑拷问，查明这四个学生年龄最大的才不过十三四岁，从这里通过，绝对没有任何政治目的。但敌人仍耽心泄露这座山谷的机密，就把他们全部囚禁起来。一直到1949年，这些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了，由于长期缺乏营养，有的头发都已开始白了。可是敌人又想：正因为他们在这里住了很久，可能对这里发生的血腥罪行知道的更多，所以，在重庆解放前夕，敌人在大屠杀之前，竟首先把他们全部杀害了。

封锁和防范，在革命者中间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时间在消逝过去。慢慢地，横在牢房与牢房之间的高墙仿佛闪开了路，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姓名的号码也让开了道；敌人煞费苦心企图保守的秘密揭穿了；许多从前彼此相识的战友和同志，隔着牢门遥遥的见了面。当朝霞透过山峰，昏黄的狱灯透过铁门的缝隙，映照人们激动的脸孔时，英雄的故事，人与兽斗争的事，就象滚滚东流的江水，一个接着一个的翻滚着耀眼的波涛……

魔窟

原来，“中美所”正是这个秘密山谷的简称。它的全名叫做“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”。从名称上，很难看出它是一个万分恐怖的人间地狱。

1939年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局迁来重庆，就在郊区歌乐山下、磁器口附近霸占了这片十分隐蔽的丘陵地带，建立了它的特务机关。

1941年，国民党派了它的外交部长宋子文，和美帝签订了血腥的“中美合作所”秘密协定。由臭名昭彰的特务头子、军统局长戴笠任主任，国际特务、美帝海軍少将梅乐斯任副主任。

“中美合作所”也选中了这个地方。他们又圈进了更多的山头。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农民，“限半日内离境”，被赶出了这幽静的山谷。从此，歌乐山下周围四五十里被城墙、碉堡、电网、岗哨、警卫严密地包围起来，任何人不能接近它。谁要是不小心走近这座魔窟，特务匪徒可以不加警告地开枪射击。国民党在中美合作所内，特为梅乐斯建筑了一座华丽的公馆，叫做“梅园”。“梅园”就成为梅乐斯发号施令、统率中美特务屠杀人民的指挥部。到中国来的美国特务，前后有一两千，在特区修建了成百栋房屋、办公室、特务学校、电台、军火库、射击场、酒吧间和舞厅，甚至还有银行发行专为特务使用的钞票。所有的建筑物之间，都有纵横交错的公路相连。这

些公路的名称全是以全国各省的名称来命名的，以示他們要橫行全国。蔣介石、美帝战争販子赫尔利、金开德、柯克等人，經常在这里进进出出，視察、閱兵，他們把歌乐山下的良田美土，变成了鎮压中国人民的深淵。

中美合作所內設置了許多专门用来囚禁革命者的集中营。集中营里的設備，从捕人的手铐、脚镣、审讯用的刑具、录音机，直到杀人的大口徑手枪、无声手枪，都有着“U.S.A.”的字样。

在这許多阴森森的集中营里，最大的要算白公館和渣滓洞了。白公館是一座楼房，建筑在半山上；渣滓洞是一长列男牢房，还有一栋女牢房，共有十八間牢房。外面有特务們的办公室和刑訊室。被碉堡群严密監視着的就是有名的渣滓洞集中营。白公館是在另一个山坳里。

在那充滿血腥和恐怖的岁月里，无数的革命者为壮丽的革命事业貢獻了宝贵的生命。到底有多少人牺牲在这座魔窟里呢？准确的人数已經无法清查了。單从集中营的容量来看，較大的白公館里只能囚禁一百多人，渣滓洞也只能关三百多人；人数似乎并不太多。但是，根据人們的記憶，中美合作所杀害的革命者要比它的容量多得多。原来，每一个革命者被捕以后，一般經過三个月、半年，就陸續被“密裁”处决了。只有很少的人被囚到三年五載或者十年以上。几乎每个黄昏，每天晚上，都有一些革命者被押走，远处傳來几声枪响，他們就和人們永別了。从1939年起，仅白公館一处，經老同志一个

个地傳留下来的口头材料，十年当中就牺牲了两千多名革命者。渣滓洞比白公館大三倍，牺牲的人就更多了，因为1946年以后，囚禁在渣滓洞的政治犯被全部杀絕，没有一个人留下来，所以1947年渣滓洞重新关人以后，人們也就不知道过去牺牲了多少革命先烈。成千上万的先烈牺牲了，許多人連姓名甚至遗体都沒有留下来。先烈們就义后，他們的遗体，有的被匪徒浇上气油縱火焚燒了，有的被埋在荒山野林里，甚至还有就埋在花园里，特务們在花园里休息、散步、談笑，人們不会想到，就在这些屠夫們脚下，在那些美丽的花草下面，埋葬着革命者的骸骨。有的先烈的遗体，被敌人扔去喂养警犬！或是干脆抛进鑊水池里，連骨殖也不讓保存下来。

考 驗

在敌人面前，革命前輩們的英雄气魄，坚定不移的階級立場，高貴的革命节操，使人永远不能忘怀。在人們的記憶中，印象最深的要算是叶挺將軍、楊虎城將軍、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罗世文和軍委車耀先等同志。

叶挺將軍在獄中的情况，当时有許多不同的傳說；因为叶挺將軍被敌人監視得很严，即使同他关在同一个地方的人，也不可能完全知道。

皖南事变后，叶挺將軍被关在上饒集中营。敌人的法官曾經妄想审問他，叶挺將軍說：“你沒有資格审問我！我軍奉

命北移，沒有過錯。如果你們要審判罪犯，應該首先去審判你們的蔣委員長！”

从上饒到恩施，叶挺將軍最後被流放到桂林，囚禁在一个阴森的山洞里，終年不見阳光，洞外还駐扎着一个团的特务队伍，进行監視。敌人阴谋用磨难来动摇叶挺將軍的革命意志。过了一些日子，敌人滿心以为叶挺將軍会动摇了，于是，給叶挺將軍加上“叶高参”的官銜，送上漂亮的国民党將軍的服装，把他从山洞里請出来，并且派去专机，把他接到重庆。

重庆珊瑚壩飞机場上，一批国民党高級將領在迎接叶挺，准备用鼓掌来欢迎穿着国民党將軍服、会与他們握手言欢的叶挺。飞机降落了，仓門大开，叶挺將軍穿着一身破旧不堪的新四軍軍装，留着很长的头发。这一切，表明了叶挺將軍和人民軍隊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，显示着革命者的节操。

叶挺將軍又被关进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楼下第二号牢房。蔣介石派了他的心腹、战争罪犯陈誠来和叶挺將軍談判，企图以“自由”和“第六战区司令长官”的地位来收买叶挺將軍。叶挺將軍义正詞严地說：“要我和国民党合作，这是梦想！如果有一天我还能够获得自由，我馬上就回到駐有人民軍隊的延安去！”

敌人还没有死心，造謠說：党早已不信任叶挺了！

叶挺將軍在黑牢里，衣服破烂了，补好又穿上。日子久了，衣服上簡直尽是补丁，两只衣袖象布条条一样，随风飄动，但他始終穿着那身人民战士的服装。